

老 宣 著

瘋話連篇

朱 波 編

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老 宣 著

瘋話連篇

朱 波 編



山西古籍出版社

社 长 张安塞
总 编 辑 孙安邦
责任编辑 落馥香
责任校对 落馥香

疯 话 连 篇

老 宣 著 朱波 编

*

山西古籍出版社出版发行(太原桥东街东岗巷 110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 临汾市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20 插页:2 字数:340 千字

1996 年 第 1 版 1996 年 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*

ISBN 7-80598-097-7

1·38 定价:29.80 元

编者的话

我梦见老宣先生在讲解物理课，而我坐在课堂的第一排。先生仔细地说明鸟类的飞翔原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一只乌鸦飞过窗前。

先生从背后望着远去的乌鸦，以不以为然的口气说：“那只鸟的飞法错了。”

与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这是编者的感慨，也应是读者对此书的评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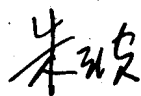
老宣先生连篇的疯话，或以杂文形式阐述，或以格言形式出现，两者作为独特的文字方式皆须凝练与准确，这种凝练与准确的背后就是惊人的智慧，而这种智慧是来源于生活的。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书满含着老宣先生丰富的生活阅历。

文章为时而作。二十年代疯话于北平实报上连载，甚受读者欢迎。单行本一版再版，北平人空巷购阅，到了三十年代初，老宣已家喻户晓了，可见其文适时。

文章为千古而作。毫无疑问，今天我们所读的疯话连篇能否千古，尚不敢定论，但至少已“六十余古”了！——先生地下有灵，想必能够原谅笔者，因为这符合先生一贯的幽默文风。

说到幽默，则更是老宣文章的灵魂。从题目疯话到老宣供词；从老宣信条到采菲录的我见，特别是对男女、家庭入木三分的揭露，无不透出浓浓的幽默意味，令人笑罢深思，慨叹不已。这些话题看似平庸、锁碎，不如大道理来得冠冕堂皇，但从身边这最平庸、锁碎不过的事中看出红尘之间的大道理，则更是大机智、大智慧，而穿衣吃饭上床则更包函了不由分说的人生真谛。

快哉，老宣！



一九九五岁末

题 词

所发言论无不是全国同胞堕落之真病及实弊。

——滦县邓毓莲

老宣疯话，可称人类格言，社会警钟，医世针砭，照妖犀火，不佞每日读罢疯话后，不独郁结之气，顿觉舒畅，即乏味不开之食量，亦增白饭两碗，尝闻少陵诗可愈疟疾，陈琳檄能驱头风，美哉斯言，信不我欺。

——唐山顶寒

不儆当道之忌，不阿流俗之好。

——北平林东湖

每读快论，有如多年之痒为之一搔。

——滦县朱意防

句句切中时弊，段段纠正人心，对症下药，扎针见血。

——效忍斋主人

疯话好处在哪里？就在能为人泄忿。

——罗秉南

本来，人们说话，必须要有分际。领导民众的，要说空话说大话。攢挤门路的，要说好话说软话。为人师表的，要说废话。受人教训的，要说狂话。对于朋友，要说假话。对于尊亲，要说瞎话。事关利害，要说模棱话。事不干己，要说风凉话。这才是识时务的俊杰。老宣先生，舍此类有用话不说，一定要说些实话与直话，又什么天理话良心话，自己受了人家的厌恶，还居然自喜地以为自己很会说话，由此看来，老宣先生，确也有些半疯人。

——马镜澄

书斋有奇宝，长坐四维中；敢秉春秋笔，何殊夏禹功。所谈无一妄，（指《妄谈》一书）其话不曾疯，为问宣南客，伤心几辈同。

——万南溪

愤世如刘骂，变时似贾吞，针针皆见血，语语痛惊魂，泪洒斯民涕，文崇吾道尊，滔滔何处是，予欲噤无言。

——李遽庐

疯话一书，可称为治国治家治身之良剂。

——王锡满

举世皆浊，凡事无不令人发指，独一阅我公伟论，积年养疥，得之一搔，殊令人拍案称快。

——张熹光

参合新旧之说，不偏不倚，适得乎中。

——马倚衡

牖民觉世，能使民日迁善而不自知者，疯话一段庶几斯人。

——新城无名氏

盼望先生将来成一个有力的宣道者。

——烟台文评君

示全国以正路，不啻暮鼓晨钟。

——正定何子居

理有真诠，意无虚构，有益世道人心，洵为深切。

——马头沟马仁涛

我想老宣在说疯话那时，一定是咬着牙，瞪着眼，心里燃烧着，全身血管涨着，在那一刹那间就承认他是真疯也不为过。

——天君

俾闻足戒而言无罪，虽由笔妙，然亦悉从困心衡虑出，先生之志苦矣。

——廖葆尼

独具只眼，卓见卓识良知良能之血性语。

——李退厂

以舆论改良社会。

——涿鹿李促颖

国病只要有魂即有救方，疯话是拘魂的大神咒。当道能采纳，则是大明咒。国民能奉行，则是无上咒。家庭能采为训，则是无等咒。

——广权

降邪说，济时乱，继六经之绝响，述孔孟之独唱。

——古渝李华仁

寸有所长尺有短，优劣本不分明，假作真时真作假，是非原可变更，考史经，三人言成虎，众口可铄金。马瞎人盲，且鹿可为马，犬可名羊，疯否无定衡。忆昔日纲常名教大伸，孰敢稍涉暴横，倘或一言犯忌讳，目为邪说横行，近百春，时殊而势异。伦理极贱轻，老宣虽疯，行确未疯，谁醉究谁醒。

——徐沟殷仲良

序

管翼贤

当代大文学家郑振铎先生，在他着手编辑的《世界文库》的发刊缘起上说：

“伟大的文人们，对于人群的贡献，是不能以言语形容之的，他们是以热切的同情，悲怜的心怀，将他们自己的遭遇，将他们自己所见的社会和人生，乃至将他们自己的叹息、微笑、悲哀、愤怒、欢悦，一点也不隐晦，一点也不故作，他们并不在说教，在教训，他们只是在倾吐他们的情怀。但其深邃的思想，婉曲动人的情绪，弘丽隽妙的谈吐，却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……。”

这是说一个文学家，怎样把他婉曲动人的情怀，从弘丽隽妙的谈吐中，发为伟大的作品，而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人们，成为了对人群的贡献；这个贡献是由美的方面，通到真的方面和善的方面。

科学家的贡献，是由真的方面，通到善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，但是他的情怀并不婉曲动人，谈吐也并不弘丽隽妙。

哲学家的贡献，是由善的方面，通到真的方面和美的方面的，但是他的情怀甚至于冷得骇人，谈吐甚至于使人莫明

其妙。

人，人生，是希望其同向真、美、善的地方走去，承受科学家哲学家的启示和文学家的感动，这些都很必要，但这些都又都很费劲，因为我们对科学家须理解，对哲学家须思考，对文学家须体验，并不是任何人只要听到他们一语一句，或者一个原理，一个解说，一首诗以及一篇小说，便能通了七窍。他必须有理解，思考，体验的能力，才能够懂得，任你文学家对人类贡献如何的伟大，要不是你的读者，读者要没有哲学的能力，那伟大从哪里成立？

文学家之所以比较容易使人鼓励，慰藉，激发，正是他将某一段人生，在理解了，思考了，体验了，把它真、善的地方，用正面或反面的方式，再加上一件美的外衣，显示给你，我们不必多费劲，也便能体验出来，只要我们太不是白痴，太不是文盲。

如果我们将人生的某段，缩成某点，索性再将那件美的外衣也脱掉，便是赤裸裸地将那一点体验得来的真、美、善，用三言两句很平凡的话语叫喊出来，这个，我想只要有灵性，有耳朵，感受了便能理解，能思考，能体验，一点也不费劲吧？

在实效方面说，我们要理解一点什么，看一本书，不如听一篇演讲；听一篇演讲，不如听一段格言；听一段格言，又

不如学两句俗谚。这就因为俗谚只是用一两句最干脆的话，便把一个人生法则，正面或反面的启示给你了。

过去几十年，读一部《四书》，知道了做人，读一本《增广》，也一样知道了做人。

现在，从小学念《公民教科书》一真念到《人生哲学》，知道做人了。不能这样，你最好还是去读《增广》，虽然这是几十年前的人生法则，但没法子，因为现在通俗一点完全一点的代替这本书的书，还没有出世！

《增广》上说：“同君一席话，胜读十年书。”这便是我说的听格言俗谚胜过读书的注脚，假如你不能再多读书了，那么，你最好多听人说关于人情世故道德文章的话。

只是用一两句最干脆的话，嚷出来他对于人生和社会的某一点体验，这又是最天真的。因为他只凭他的热情，一感到某点的叹息，的微笑，的悲哀，的愤怒，的欢悦，便是一点也不隐晦，一点也不做作，更不用深邃的思想，婉曲动人的情绪，弘丽隽妙的谈吐，他只是如实地，赤裸裸地，吐出来为快。就是说，他所体验得来的真、美、善，他不十分要经过科学的分析，哲学的论证，以至于如文学作品加上美的外衣，他的话使我们一听就懂，一懂就开窍，就搔着痒处，于是得了个启示。

当他要嚷出他的话，他也不是在说教，在教训，虽然有

时人们觉得他似乎穿着教衣。他也不是在冷嘲，在热骂，虽然有时人们觉得他似乎有点红着脖子，竖着眉毛。他听是抓着他所遭遇的事物，凭他热烈的同情，悲悯的心怀，给一个批判或认识，如实地，赤裸裸地再倾吐出来，丝毫不加妆点，而且很干脆就是这两句，不管它的美丑，所以，它常常是对社会反动的，是有点像疯疯癫癫的。

非难他的，说他在穷发牢骚，只要不是非难他的，一定说：“干吗老说在我心坎上？”因此，这说话，是更能鼓励了慰藉了激发了一切时代一切地域的读者们！

老宣的疯话，现在催促快出单行本，这原因上面完全说了，就把它当做序文吧！

序

老 宣

实报社社长管翼贤先生请我每天作一篇文字，登在实报上，补一补空白。他这种提议，简直是令老鼠耕田，使鸭子上架。因为我原是一个滥竽充数的教书匠儿，只能用之乎者也或 A、B、C、D，欺骗年幼的学生，若对各级的阅者，张牙舞爪地大开话匣子，不但没有这种天才，更没有这种经验与学识。并且我正在努力奋斗，为我自己谋幸福的当儿，也没有这种闲心。然而老管既诚心拉我跳火坑，我若屡屡执拗，未免就要得罪朋友。我暂时只好勉强硬凑几句“疯话”，搪塞一下子！

以上几句话，是去年十月我在实报第一天与读者相见的开场白。到现在，已经六个月了；疯话倒也说了不少。管先生又来向我提议说：有许多读者，要求将已登的疯话，印成单行本，问我意下如何？我说：只要你不怕赔钱费力，我当然不怕丢脸招羞，至于疯话是否配印成书，那是“活该”！任谁说什么，我满不在乎。是为序！

中华民国第一甲戌阳历三月二十五日老宣识于

北平东城寄庐之“宝四维斋”

写在前面

老 宣

我一生的大毛病，就是模模糊糊。说话，语无伦次。作文，八倒七颠。并且我的笔迹，更是奇形怪状，写完简直连我自己也认不清楚！因此稿子一交到“手民”手里，他们就皱眉瞪眼，以致生出错中之错，误中之误；第二日登出报来，有时竟在一条之中，漏去数十个字之多。这次既要將我的东西，印成单行本，我只好再校改填补，并请我的朋友梁思孝，重校一遍，以辨鲁鱼而免读者生气。不过，老梁也是一位模糊先生，他校了之后，是否还有错谬，我不负责任！

至于管张二位，捧我不合事实之处，预先并未征求我的同意，我誓死不能承认！要知香臭，好歹，邪正，上下是要由实际而断，不能强加硬改！譬如她们每月的必需品，虽经药房尊呼为“妇女之友”，名称是冠冕堂皇了，然而终不能代替摩登人士所戴的卫生口罩用！倒底，“妇女之友”还是月经带；心清似水吐气如虹的老宣，还是不学无术昏天黑地的疯子！

老宣供词

自拙作疯话问世以来，承读者不弃，屡以不佞之真实姓名年龄籍贯及现状见问。不佞愈不答复，问者愈催促不已。几有法吏讯盗“若不从实招来，难免老爷生气”之势。不佞狡展无术，只好自将丑史，全盘托出于左：

不佞氏宣、名永光。今河北省滦县城内南街人。乳名和尚，学名金寿。民元十月投考陆军预备学校时，始改今名。朋辈屡以老宣呼之，因以为号。祖籍鲁之青州。迁于浙之馀姚。明末，在浙之一支已传到八世。八世中有洞出公者，宦游北上，入籍滦州（今改县）。及不佞之身，已十一世矣。故不佞为绍兴师爷之后。先父字若眉，居名笃斋，人称笃斋先生。系禀贡生，候选州同，曾佐张腾蛟军门戎幕。以耽于理学，不合时尚，穷老授徒以终。先母氏吴，同籍滦州。生先长次两

姊及不佞三人。不佞九龄入塾，受业于家庭专馆教员石杏村先生。前清光绪二十四年，入本县教会学校成美学馆，习英语与科学。二十七年，入北京汇文书院为“洋学生”。在校时，以读书为桎梏，以欺骗师长为能事。屡屡攀墙越屋私出游玩。永不与诸同学合群为伍。入礼拜堂即暗读小说。有时亦喃喃颂祷，假冒信徒。进自习室即滥写情书，兼习绘事。尤精于某种图画。幸天相“恶”人，不佞虽不务正，而各科除算术外，无不及格。算学虽为不佞所深恶痛绝，然以巧弄计谋之故，亦可勉强够分。三十二年冬，即步入社会与书本绝缘。且以父歿乏资，未能出洋“镀金”。彼时人材缺乏，事浮于人，不佞遂自命为先知先觉，目空一切。朝辞一职，夕即有人约聘。五年之中，所改职业至七种之多，仅以邮政一事而言，不佞若肯耐守至今，位置已可超出邮政务官以上。入民国后，历充第一第二陆军预备学校，汇文学校，民大，华大，朝大，北大，铁大，平大农学院等校之教员讲师，以历史地理英文三项，误人子弟。其中以A、B、C、D骗人之时最多。且又滥等于政军二界，为中下两级官佐。现年五九加四。身高四尺八寸。体重百十八磅。面黄瘦无发，状如鸦片烟鬼。天性刚愎顽劣，易喜易怒。贪食而无量。好色而无欲。三餐无肉则哭。半日无妻则弗。元配本县龚氏。断娶北平赵氏。均旗籍人。此即不佞幼年好谈排满之果报也。不佞因罪孽深重，不